

风流总被  
雨打风吹去

民国文林◎编著

# 细说民国大文人

——那些思想大师们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 细说民国大文人

——那些思想大师们



现代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民国那些大文人. 2/民国文林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80244 - 647 - 2

I. ①风… II. ①民… III. 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通俗读物  
IV. ①K825. 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0731 号

---

作 者：民国文林

责任编辑：刘宝明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www. xiandaibook. com

电子信箱：xiandai@ cnpitc. com. cn

印 刷：北京未来技术研究所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5. 5

版 次：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44 - 647 - 2

定 价：36. 0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金岳霖 .....	(1)
剪影 .....	(1)
书呆 .....	(3)
宽和 .....	(6)
仁厚 .....	(8)
逻辑 .....	(10)
治学 .....	(12)
授业 .....	(15)
思省 .....	(18)
逸事 .....	(19)
癖好 .....	(23)
钟情 .....	(26)
赤心 .....	(28)
诚服 .....	(30)
晚景 .....	(32)
长眠 .....	(33)
享誉 .....	(33)
冯友兰 .....	(36)
境界 .....	(36)
性情 .....	(37)
求学 .....	(39)
为学 .....	(41)
传道 .....	(43)

言论	(44)
执笔	(45)
沉痛	(46)
相轻	(47)
立场	(49)
自省	(51)
逸事	(51)
嗜好	(53)
偕老	(54)
坎坷	(56)
瑕疵	(59)
故去	(60)
评说	(60)
<b>傅斯年</b>	(62)
五四	(62)
壮怀	(63)
爱国	(64)
大炮	(66)
霸气	(68)
敦厚	(70)
率真	(73)
介直	(76)
教育	(77)
铁腕	(80)
革新	(81)
留洋	(81)
治学	(83)
情谊	(86)
龃龉	(88)
逸事	(89)
孝道	(95)

姻缘 .....	(96)
去留 .....	(99)
谏语 .....	(100)
长辞 .....	(101)
美誉 .....	(103)
<b>马寅初</b> .....	(106)
壮怀 .....	(106)
激烈 .....	(108)
识见 .....	(110)
磊落 .....	(111)
论争 .....	(112)
执著 .....	(114)
昭明 .....	(116)
农书 .....	(116)
公案 .....	(118)
情谊 .....	(118)
仁厚 .....	(120)
梗直 .....	(123)
简朴 .....	(126)
风趣 .....	(128)
婚姻 .....	(129)
逸事 .....	(130)
兄弟 .....	(135)
演讲 .....	(135)
百年 .....	(137)
<b>李叔同</b> .....	(139)
风华 .....	(139)
才情 .....	(141)
绘画 .....	(142)
音乐 .....	(144)

戏剧	(145)
书法	(146)
逸事	(147)
性情	(149)
认真	(154)
乖僻	(155)
丹心	(157)
至孝	(159)
情爱	(160)
红尘	(163)
皈依	(165)
众说	(167)
修行	(169)
清心	(174)
接引	(177)
慈悲	(179)
圆寂	(181)
评誉	(182)
<b>马一浮</b>	<b>(185)</b>
热血	(185)
沉潜	(187)
学说	(189)
立场	(190)
教育	(191)
书院	(192)
新儒	(194)
浮生	(196)
伤恋	(197)
佛缘	(198)
性情	(199)
仙风	(202)

逸事 .....	(203)
颖悟 .....	(205)
茶趣 .....	(206)
仰止 .....	(207)
长辞 .....	(208)
评说 .....	(209)
<b>熊十力</b> .....	(211)
狂傲 .....	(211)
风度 .....	(213)
暴烈 .....	(215)
气节 .....	(218)
孤冷 .....	(221)
真挚 .....	(222)
逸闻 .....	(224)
知音 .....	(228)
治学 .....	(229)
问道 .....	(232)
灼见 .....	(233)
幻灭 .....	(235)
传承 .....	(237)
敬誉 .....	(238)
<b>梁漱溟</b> .....	(240)
自恃 .....	(240)
新儒 .....	(242)
泰然 .....	(246)
温良 .....	(247)
悲悯 .....	(248)
逐求 .....	(249)
厌离 .....	(251)
佛缘 .....	(251)

思虑 .....	(252)
教育 .....	(254)
直言 .....	(256)
廷争 .....	(258)
“文革” .....	(261)
立场 .....	(261)
逸事 .....	(263)
婚姻 .....	(265)
息焉 .....	(268)
缅怀 .....	(268)
<b>蔡元培</b> .....	(270)
君子 .....	(270)
和煦 .....	(274)
介直 .....	(278)
治学 .....	(280)
办学 .....	(282)
教育 .....	(283)
兼收 .....	(287)
自由 .....	(290)
非难 .....	(292)
忧国 .....	(293)
政见 .....	(294)
挂冠 .....	(296)
明论 .....	(297)
逸事 .....	(298)
婚姻 .....	(303)
永蛰 .....	(307)
仰止 .....	(310)
<b>胡适</b> .....	(314)
自恃 .....	(314)

自谦	(317)
温煦	(318)
真挚	(325)
提携	(326)
旧儒	(330)
新知	(334)
向学	(337)
传道	(340)
言说	(341)
教诲	(343)
晋讽	(345)
攻伐	(348)
议政	(349)
际会	(351)
净臣	(353)
伤憾	(357)
逸事	(360)
风趣	(366)
月老	(368)
癖怪	(370)
惧内	(372)
婚恋	(373)
溘逝	(379)
誉说	(380)
<b>主要参考资料</b>	<b>(384)</b>
<b>后记</b>	<b>(390)</b>

## 金岳霖

金岳霖（1895—1984年），字龙荪。浙江诸暨人士，生于湖南长沙。哲学大家、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

**关键词：**剪影、书呆、宽和、仁厚、逻辑、治学、授业、思省、逸事、癖好、钟情、赤心、诚服、晚景、长眠、享誉

## 剪 影

清华学生曾这样写道：“初见马约翰先生，你未必能知道他是体育教授；初见郑桐荪先生，你也未必敢断定他是教务长；金岳霖先生，你却一望而知他就是哲学大师。他眼镜厚厚的，帽子的边缘务求正好遮住眼前的光；他有时西装外面套件大褂，有时大褂外面又套件棉袍，反正都有理。”

金岳霖的学生回忆老师：“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抬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

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汪曾祺回忆金岳霖：“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闻一多曾赋诗打趣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教授们：“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当时，金岳霖畏光，常年戴着墨镜；郑昕喜欢喝酒；吴宓有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冯友兰（马二即冯）常认为此句不妥；沈有鼎（冗三即沈）用纸枚代替蓍草占卜，故闻有此诗。

任继愈回忆老师金岳霖：“金先生讲课，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这支粉笔并不使用，经常一堂课讲下来一个字也不写。他夏天穿西装，不系领带，冬天穿棉袍……金先生眼睛怕光，不论冬夏都戴一顶打网球运动员戴的遮阳帽。冬天戴着遮阳帽，显得很特殊。金先生冬天戴遮阳帽和朱自清先生冬天穿西装外披一件昆明赶马的驮夫披的白色斗篷，成为西南联大教授中两道引人注目的景观。”

欧阳中石回忆金岳霖：“金老当年魁梧高大的身躯，一领宽博的蓝布长衫，一顶无顶的遮阳帽，黑框宽厚的近视眼镜，举止大度从容迟滞而神采奕奕的气宇，令人望而生敬，自然而然涌起一种‘景之仰之’的崇敬之情，然后接近起来，却让人时时处处感到亲切，感到爱抚。”

张乃烈回忆金岳霖道：“那年国庆节的某天，在系图书室见到了金先生，他身材相当魁梧，表情庄重，宽阔的前额上戴着一只遮阳帽檐，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衣着随便，一套半新西服，敞着胸襟，手边搁着常用的手杖，乍见之下给人以一种颇为严肃、但并不令人生畏的学者印象。”

徐志摩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夸张地描写过金岳霖与秦丽莲（徐翻译成丽琳）“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的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嚎，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 书 呆

少时，金岳霖学习极为认真，晚上做梦说梦话还时常背书。一次，他在睡梦中背诵一篇古文，姐姐偷偷拿了书在一旁边听边对照，发现他居然背得一字不差。

1927年，徐志摩给梁实秋写信，叙述金岳霖之事：徐收到金的一封信，信中“我的地址一点也不错，但信里问我们的屋子究竟是在天堂上还是在地狱里，因为他们（金岳霖和秦丽莲）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的住处”。金在信中并没有告知徐自己的住处，而是让徐到其一位张姓友人的家中找他们，徐按照金提供的门牌号四十九号A去找，却只找到四十九号没有A，敲门一问，这家亦不姓张。徐找遍了金可能去的所有的地方也没有找到，于是请梁实秋在《青光》副刊上登一个寻人启事，“因为你想这一对天字第一号打拉苏阿木材（上海话，极蠢的人）可以蠢到连一个地址都找不到，说不定这三两天内碰着了什么意外，比如过马路时叫车给碰失了腿，夜晚间叫强盗给破了肚子，或是叫骗子给拐了去贩卖活口！谁知道。”在信中，徐对梁抱怨道：“秋郎，看来哲学家是学不得的。因为你想，老金虽则天生就不机灵，虽则他的耳朵长得异样地难看甚至于招过某太太（梁实秋太太程季淑）极不堪的批评，虽则他的眼睛有时候睁得不必要的大，虽则——他总还不是个白痴，何至于忽然冥顽到这不可想象的糟糕？一定是哲学害了他，柏拉图、葛林、罗素，都有份儿！要是他果

然因为学了哲学而从不灵变到极笨，果然因为极笨了而找不到一个写得明明白白的地址，果然因为找不到而致流落，果然因为流落而至于发生意外，自杀或被杀——咱们这追悼会也无从开起是不是？”徐说话虽刻薄，但他却真正把金岳霖当成自己的朋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十分热切要把我的朋友金岳霖博士介绍给你认识……他是我真正的好朋友。据我所知，他在中国知识界不在任何人之下。”

冯友兰回忆金岳霖：“金先生这个人，随随便便，不喜欢应酬，不喜欢说应酬话，不知道的人以为高傲，其实不是，就是那个样子。他从欧洲回来，在中国社会里看到人不知道说什么话，把中国传统礼节都忘了，见一个人，到客厅里，别人一介绍是谁……就只是嘿嘿，并说：‘后来我发现，大家都是那个样子，不需要说什么话，只是嘿嘿就行了。’”

金岳霖对学问极为专注，时常“忘我”，他有一次对冰心说：“我这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了，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哪儿？”金忘了，答不出来，又不好意思说“我忘了”，便对服务员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那位服务员说“不行”！金请求了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问道：“你没听见人说过？”王答：“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这才提醒了金岳霖。

后来金岳霖将他忘记名字之事作为笑话讲给朋友听，朋友跟他说了潘梓年的事：潘梓年在重庆时，一次需要签名，但他却想不起自己的姓名了。旁边有人说他姓潘，可他还是想不起来，只好再问：“阿里个潘呀？”意思是说潘什么呀，一个“潘”字还是记不起来。金岳霖晚年写回忆文章时，前面记自己“忘我”，后面记比自己忘得更严重的潘梓年。

金岳霖习惯上午全心全意研究学问，拒绝会客，雷打不动。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西南联大时期。因为太投入，他有时便忘记了日本飞机的空袭。1938年9月28日，日机突袭云南，空袭警报响起，金却沉浸在学问之中，对警报充耳未闻。日机炸毁了周围的几座楼，幸运的是，他住的那幢没事。当他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发现四周一片狼藉，木然不知所措。敌机离开后，陈岱孙、

李继侗、陈福田急忙跑回来，只见金岳霖正站在楼门口，手中还拿着一直没有放下的笔。

金岳霖在清华任教时，一次，校长梅贻琦外出，委托陈岱孙代理校务。一天，金准备上厕所，发现没有手纸，他便给陈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内容如下：“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金岳霖怕光，不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戴着遮阳帽，他自己对学生打趣道：“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左眼近视 800 度，右眼远视 700 度，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

某日，梁思成看见金岳霖的厨师外出采购，拿了一张面额 5 千元的活期存折，惊讶不已。他找到金问其缘由，金回答：“这样方便。”梁说：“若不慎丢失，岂不枉哉？”金依旧答：“这样方便。”梁建议道：“这样吧，存个死期，存个活期，两全其美——而且‘死期’利率高于‘活期’。”金听罢连连摆手道：“使不得的，本无奉献，那样岂不占了国家的便宜？”梁无奈，只能详细叙述储蓄的规则，金听罢，停顿片刻，欣然道：“你真聪明！”决定改存后，金岳霖又犹豫起来，因为他准备在自己去世后留一千元酬谢他的厨师，他对梁说：“如果将剩余的钱都存了死期，万一某日我突然死了，钱不就取不出来了？”梁闻此语，大笑不止，笑毕，详细告诉金如何将一千元另为厨师开一个户头，金听罢，露出孩童般的喜悦道：“你真聪明！”

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的时候订了许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甚是烦恼。一次友人上门，他愁容满面地请大家喝牛奶，并拱手对大家说：“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大家只好应诺，接着，厨师便端上滚沸的牛奶，大热的天，友人们碍于已经应允，只好硬着头皮一饮而尽。几日后，友人们再登门，又受此礼遇，而且金口气坚定，友人实在不堪其苦。如此几次后，一位友人得知情由，对金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听后大赞道：“你真聪明！”

1955 年，金岳霖离开北大，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坐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

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

一次，哲学所的所长和党委书记去看望金岳霖，问他有什么要求。金不假思索地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大学《逻辑》我不要钱，《论道》也不要钱，但《知识论》一定给钱。”所长替他解释说：“是要稿费。”但金觉得稿费只是好听些，仍旧傻傻地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 宽 和

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他的学生沈有鼎马上对老师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王浩从美国回来，金岳霖每次见王浩必叫上沈有鼎作陪。金对人说：“沈先生有学问，其实王浩不是我的学生，是沈先生的学生，他们在一起讨论，我根本插不上嘴。”

金岳霖性情温和敦厚，与人谈话总是说“如果这样，那会怎样”，或说“或者……”“可能……”，从不盛气凌人地与人争辩。

吴宓将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之句。有人让金岳霖去劝说吴宓，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且涉及到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宓听后勃然大怒：“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也觉得自己的话确实不大妥当，只好解释道：“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三十年代，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夫妇毗邻而居，分住一套房屋的前后院。他曾赠梁氏夫妇一联云：“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听后高兴地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听到林的话后，连连鼓掌赞成。

金岳霖极喜欢孩子，抗战期间，他常到钱端升家串门。钱端升和夫人陈公蕙平常很忙，没有时间陪孩子玩耍，但金一来，孩子们就有了“头儿”。钱的两个孩子一个乳名“都都”，一个叫“弟弟”，金一到钱家，就用他们的乳名哼

出马赛曲“都都……”“弟弟……”，或者用口哨吹出马赛曲。他常抱着孩子们，给他们讲故事，或带着他们去散步。孩子们一看见他，就高兴地叫“金爸，金爸！”

金岳霖在昆明时，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看谁的水果个头大。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孩子们，他再去买。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艾在演讲时对形式逻辑进行了批判。艾讲完后，金岳霖对其发言评价道：“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张奚若在旁边扯金岳霖的衣服，让他不要说了，但金没有打住。金岳霖还曾做过一联：“少奇同志，思奇同志；湖南一人，云南一人。”

5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课程照抄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执行了一段时间后，金岳霖发现学生的体质下降，于是他和其他老师一起压缩学时，减轻学生负担，并让他们增加体育锻炼。某日聚会时，他发现许多学生近视，便向学生介绍保护视力的方法，并拿自己视力差的事情打趣，告诫大家要保护好视力。

每到过年，金岳霖就邀请学生们到他家中去聚会。在金家，学生们从不觉得拘束，有说有笑。每次金岳霖都让厨师老汪做西餐和烤肉招待学生们。后来，金的学生王雨田到北大哲学系工作，一次偶尔对金说起怀念老汪的手艺，几天后，金让王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王到后，金岳霖打开抽屉拿出老汪做的一盒点心给王，王觉得心中无限温暖。

金岳霖家常是青年教师聚会交谈的场所，每到春节，他便组织青年教师到家中聚餐联欢，大家戏称金岳霖为“我们的光棍司令”。

一次，欧阳中石在临湖轩前的草地上和几个同学一起闲聊，他模仿老师们的样子让大家猜，前面几位都猜中了，模仿到金岳霖的时候，大家都没说话，他觉得自己模仿得惟妙惟肖，大家怎么都猜不出来呢？于是又夸大了金的特点再模仿了一次，但大家只是诡谲地冲他笑，都不说话。他很是纳闷，无意中回头一看，金岳霖正站在他身后，他极为尴尬。一个多月后，欧阳中石在办公室的过道碰到金岳霖，他掉头便跑，金将他叫住，欧阳中石心中很是惶恐，心说还不一定要受到什么样的呵斥呢！结果金只是和善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好调皮呀！”后来有一次，欧阳中石在贝公楼演京剧《将相和》，金岳霖坐在前排的正中间的座位上观看，谢幕的时候，金站起来靠近舞台冲他问道：“你真是欧阳中石？”欧阳答是，金笑着点头道：“你是真调皮，好，好。”欧阳中石这才明白金岳霖说“调皮”并不是生他的气。